人民日报海外版
2022年8月15日 星期一
责编：罗 兰 邮箱：rmrblytd@163.com

浮沙圩遐想

徐 斌

浮沙圩湿地公园南侧临江观景台。

（本文图片均由庞雅琴摄）

南有薛家洼，北有浮沙圩。浮沙圩位于安徽省和县皖江的北岸，原为沙洲，名大黄洲，后因倒江，洲与江堤渐渐连成一体，洲上人口全部迁出，现已整体改造为湿地公园。浮沙圩湿地公园内道路纵横，穿行其中，草木葱茏，处处风景。来到这里的人都禁不住地赞叹：风景这边独好！

湿地如画

凌晨4点，我骑着电动车，沿着长江大堤骑行，到达浮沙圩湿地公园。

5时8分，太阳一点一点升起，最终彩霞满天。我看见水边青草摇曳，我看见波浪翻卷，我看见江豚隐现，我看见江鸥展翅。这一份美好，用一万个形容词也无法精准描述。这幅美景，把我的思绪带向远方。

在我欣赏日出之时，来了很多朋友。有的背着相机，手拿三脚架；有的衣袂飘飘，手拿粉红扇子。有的开始拍摄，有的开始翩翩起舞。

浮沙圩湿地公园占地约1680亩，园内有2万平方米花海，连片的池杉林、紫薇林，还有35亩绿色草坪，一步一景，串珠成链，游人纷至沓来。

我走向曲径深处，一条“长江造福人民，人民保护长江”的标语横在眼前。过去23公里的长江岸线和县段分布着20多家码头、沙场和一些船厂，尤其是浮沙圩一带，“脏乱差”成了它的代名词。几年前，和县政府决定对这些码头、沙场进行整治拆除。去年，当地首个专门为长江大保护编制的规划正式出炉，全力打造长江北岸绿色景观带。在建设过程中，相关部门尽可能地保持水面芦苇、长江湿地、大树种等的原生态，打造湿地生态、乌桕大道、水田、滨江景观区，给市民提供一个既可以观瞻，也可以进行生态科普和文化体验的场所。

如今，一江碧水，波光粼粼，草长莺飞，郁郁葱葱，国家级保护动物中华鲟、水雉等多次现身江面！我知道，这是长江岸线生态修复工程初见成效。

时光如流

1200年前，和州诗人张籍《寄和州刘使君》中就曾提到浮沙圩，由此看来，浮沙圩至唐代就已出现，也许出现更早。

杨基《沙河州中》曰：“草际风初泛，兰心雪未消。鹭明欺白发，鸥快避轻桡。”又有《沙河听雨》曰：“恶雨乖风听未休，暗愁悲续断鸿秋。却将湖海三年梦，并作沙河一夜愁。”

岁月不居，时光如流。今天，我更关注的是圩里圩外的村庄、树木、田地和农作物，最看重的是老百姓的生活，快乐着他们的快乐，忧伤着他们的忧伤。

太阳跃上半空，光芒如同万条彩带，我仿佛听到阳光丝丝的声响。走进无边的田野，坐在窄窄的田埂上，自有一种亲切感，放松感。正像纪伯伦所说，“我坐在田野里，同大自然倾心交谈。”与大自然交流后的直接感受是，当我从田地里起身，再走上河堤后，碰到的农人，我看他们的眼神变得更加柔和。一位放牛的老者甚至接了我的一支烟，轻松地点上了。

植物如诗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浮沙圩湿地公园就是一座植物公园。此刻，我流连于马鞭草的紫色花田，徜徉于乌桕大道，边走边欣赏路旁金灿灿的硫华菊、红彤彤的百日草、雍容华贵的紫叶李以及水杉、垂柳等，心都醉了。

张籍热爱植物，把植物当作美好的伴侣，我每次读张籍的诗，都能闻到花香，沁人心脾。

张籍诗中，有的植物出现多次：竹、柳、松、藤、菖蒲。此外，还有莎草、荷花、禾黍、茶、芍药、蕙兰……

日前，读到《和县标准地名录》（2021年11月出版），我发现社区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以及村庄（居民点）名称中，很多以植物命名。社区和村委会名称有：白果村、枣林村、菱湖村、兰花桥……村庄名称有：竹园、竹科乔、三松、松棵、桂花陈、桂花庄、枣林王、枣林岗、杨梅、梅王、桃园、桃坞、三柳、芦席巷、槐树凹、枇杷黄、刺芬……

在浮沙圩，水杉、紫薇、香樟、夹竹桃、荷兰菊、野茅草……一簇簇，一丛丛，我与它们拍照，与它们私语，感觉都是老朋友，如此亲切。

和县美景多多，再看也看不够。每到一处，都能与张籍诗歌中的植物邂逅。比如陈桥洲，良种培育基地。风吹麦浪，雨润菜花，阳光照着意杨叶上的露水，如数也数不清的翡翠。比如林海生态园，占地面积1万亩左右，有盆景园、百竹园、农耕园、苗木园、花卉园、水果园等，可览、可游、可居。

前不久，我冒着炎炎烈日，到凤台村百户自然村和新庄自然村采风。在百户自然村，沿着曲折蜿蜒的木栈道，循着溪流溯源而上，倾听泉水叮咚，呼吸草木气息。在新庄自然村，沿着环形村道漫步，饱览山水田园袅袅炊烟。

乌江镇石跋河大闸边，也就是浮沙圩这里，滩涂平整，天蓝水净岸绿。马鞭草、格桑花、金鸡菊、黄花菜，把浮沙圩湿地公园打扮得五彩缤纷，分外妖娆。我用指头在沙上写下两行字：“爱你一草一木，爱你碧水蓝天！”

共抓大保护，不搞大开发，守护青山绿水，不但提升了和县的生态颜值，也让群众在碧水青山中找到致富的金钥匙。如果张籍再世，又会写出多少“植物诗歌”。

浮沙圩湿地公园。

市民在浮沙圩湿地公园练瑜伽。

行天下

走读阳关

孙喜伦

阳关烽燧。 资料图片

古丝绸之路从敦煌向西便南北分驰，阳关、玉门关像一对雄狮，成掎角之势，扼守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上，虎视着熙来攘往的人流。

阳关在甘肃省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，因位于玉门关南而得名。在从敦煌去阳关的路上，我耳边总是萦绕着唐代王维《渭城曲》的诗句：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

匆匆地浏览了阳关博物馆的藏品，我便登上高不过数十米的墩墩山，山头挺立着一座汉代烽燧，由土坯加芦苇筑成，人称“阳关耳目”。这座不肯倒下的烽燧，显示着古关昔日雄风。山坡上卧有一石，上书“阳关烽燧”四个大字。

头顶烈日，我站在裸露着赭色肌体的墩墩山上眺望，只见南面百公里外的阿尔金山雪峰微微泛着银光；东面不远处的绿洲，掩映着那个相传出过天马的渥洼池；四周沙梁道道，沙海茫茫，它们在酷日烘烤下氤氲升腾……

墩墩山南面是一大片荒漠，因常有人在这里捡拾到古钱币等，被人们称为“古董滩”。据说古阳关的关城，就埋没在古董滩里。

我在这片烫脚的沙漠上漫步，除了看到几块破碎的陶片外，眼前只有黄沙堆出的波峰样的沙梁，还有那坟茔似的沙包，偶尔有几簇骆驼草、芨芨草、红柳，给荒漠添了一些生机。

我感叹汉武帝“列四郡，据两关”的对外防御措施之宏大，在为其所叹服的同时，也用心去感受历史的古老与厚重、边关的凄凉与孤寂。我认定这古老关隘的烽燧里、沙丘中，都掩埋着壮烈的故事：这里曾走过张骞出使西域的老马，也刻下班超投笔从戎西域出关的脚印；这里曾留下东晋高僧法显西去的踪迹，也蹒跚过唐玄奘西行求法入阳关晒经的身影；这里曾奔驰过左宗棠收复新疆西征的大军，也碾过林则徐因销烟获罪流放伊犁的囚车；这里曾响过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游历沙州（今敦煌）的驼铃，也驶过20世纪初西方“探险家”的车队……在阳关前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，一页又一页生动的历史，都曾一幕幕上演。

走读阳关，我仿佛听到了金戈铁马的余音，看到了战争的狼烟与和平的驼队，苦难的历程与热诚的求索……而我更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不乏悲怆却发人向上的伟力。

瀑布风前千尺影

王云红

穿过三潭隧道，可闻瀑布的轰响声。来到观景台，眺望前方，绵延群山好似被一把巨斧突然劈开，褶皱山崖间，瀑布一泻而下。也就有了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气势和美妙。

崇山峻岭中，青山白水，蓝天白云，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跃入眼帘。三潭瀑布被誉为“西南第一高瀑布”，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赵家店。

三潭瀑布最下一级瀑布半掩在灌木乱石的山谷里，不下到山谷不能看到它的全貌。一条蜿蜒曲折的水泥路通向山谷，目测一下，感觉并不远，因此徒步轻装而下。然而，当我们真正踏上那条水泥路时，情况并不是料想的那样轻松，而是路窄坡陡弯大，全是下坡路，大脚趾顶着鞋尖，其余脚趾扣着鞋底，不这样，脚就会打滑。

骄阳似火，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，终于来到坡底。这只是到了“三潭人家”——一个袖珍的村落。瀑布声响更加清晰，只是不见瀑布的踪影。

穿过“三潭人家”，走过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，又是一级一级的石块小道，走累的人靠边坐着休息，狭窄的地方，仅够一双脚快速通过。此时，仍是但闻瀑布声，不见瀑布影。

“杂草丛生路”“石阶小道”，那还不是最难走的路，越往下走，越不见路的痕迹。此时，震耳欲聋的瀑布声召唤着你，让你欲罢不能。我们来到谷底，天空越来越小，四周的群山围拢过来，细长瀑布从高空坠下，是水晶帘，是牛毛雨，是洁白的哈达，是白衣少女舞动的水袖，溅起的水珠，如天女散花。这是偶遇的一个小瀑布群。三潭瀑布还没到，它还被包裹在深山里。

进入深山峡谷中，山石巨大，苍黑，褶皱分明，似老者，饱经风霜。古藤缠绕，遮天蔽日，阳光透过树缝，洒下斑驳的影子。丝丝凉意，频频传送，风里带着些甜味儿，冒火的嗓子，像含了清凉的薄荷片，凉爽之极，舒服之极。

这时，只见千万串水晶帘从高空垂下，如纱如幻。阳光下，呈现彩虹图景，如打开了的神仙府邸，众仙子舞动裙裾，舞一曲《霓裳》。落在崖石的水珠，跳动朵朵白莲。水汽蒸腾，有“空里流霜不觉飞”之感。

瀑布之下，有一碧潭水，娴静尔雅；碧潭之上，水带撞击嶙峋的岩石，强烈震撼，万马奔腾，蛟龙腾浪。

我们返回时，脚步变得格外轻快，来时遇到的困难已不算什么。自然造化精妙绝伦，浸润在记忆的底片上。这样艰难的路都走过，未来还有什么路不能走？

用生命勾勒长白风景

熊代厚

我因向往那神秘的天池来到吉林省长白山，行走在山里，却一直被一种树感动着。

它们个头不高，树干细瘦，树皮灰白色，成纸片状剥落。它们矮矮地站在那里，有的甚至是匍匐在山坡上，佝偻着向上，一排一排，一片一片，参参差差，漫山遍野地扑向你的眼帘。起先并不知道它们的名字，问导游才知它们叫岳桦。

我只听过白桦，美男子一般，高大帅气地挺立在山脚。我知道云杉，修长丰伟，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，有树王的美誉。而眼前的岳桦和它们相比是多么矮小啊！它们被风吹向同一个方向，歪歪斜斜，有的斜卧弯结，像巨蟒缠石；有的虬枝错落，似老龙蛰伏。

它们并不能成林，有的单棵孑立在路旁岩下，有的三五成群围在一起。它们脚下没有花草，只是粗粝的杂石；它们周围没有蜂蝶飞舞，只有凌厉的山风和炎炎的烈日。但在它们身旁，我分明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，一种伟大的意志力。

它们从哪里来，在这里生活了多少年？为什么有如此姿态？为什么它有一种开启心扉和撞击灵魂的力量？

长白山天池实际是火山喷发而成。山上的岳桦和山下的白桦，在那些风清月明的岁月里，都曾是长白山里的“白衣少年”，山巅溪畔，泉边瀑前，自由自在地生长。突然有一天，火山喷发，烈焰腾腾，顷刻间烧烤着一切，许多生命向下奔逃，大多的桦树应声倒下。

有一群桦树，在奔逃中，在没有去路的绝境里，不愿意就这样被消灭，被掩埋，巨大的求生欲望让它们站立在风雷下，留在滚烫的岩石旁，顽强地扎下了根。

一切归于宁静，它们固守在贫瘠的山上，种下希望。因为山高地险，土壤贫瘠，它们长不高，也长不壮。它们生长在山巅、沟壑、瀑前、泉边、岩上，经历脱皮、洞孔、匍地、断枝、腰折甚至干枯，一代又一代繁衍，世世代代固守在这里，无怨无悔。

导游告诉我，岳桦的自然更新非常特殊，它们在老树干内部生根发育。岳桦苗在心腐的树干内部生根，根系经心腐部分伸入地下，这使得老朽的树木恢复生机，枝叶再度繁茂。

这是岳桦对严酷生存条件的一种生态反应和适应对策，这种“起死回生”的顽强基因，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。

你看这岳桦，它斑驳陆离，但依然挺立，根深深地扎进了岩石的缝隙里。它伤痕累累，如铁的残躯指向了天宇。那半截的树桩，却伸张着脖项，眺望着未来。它们笑傲长白冰雪，静观天池风云，凄风烟雨，悠悠岁月，不改其志。它们在冥冥之中挑战着自己生命的极限！

岳桦，在用生命勾勒长白山最美的风景线。我在其中穿行，一次次被它感动，它每一寸根枝干叶，每一圈斑驳年轮，都刻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岳桦林。 卓永生摄